


JUNSHI HOUQIN XUEKE TIXILUN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论

董桂峰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论

董桂峰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论/董桂峰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12. 9
ISBN 978 - 7 - 80237 - 540 - 6

I. ①军… II. ①董… III. ①军事后勤—理论研究
IV. ①E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0884 号

书 名: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论

作 者: 董桂峰

责任编辑: 潘 宏

封面设计: 倪春昊

出版发行: 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 100091)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80237 - 540 - 6

经 销 者: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5

字 数: 309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定 价: 47.00 元

销售热线: (010)62882626 66768547(兼传)

网 址: <http://www.jskxpbs.com>

电子邮箱: jskxpbs@163.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储运部联系(010-66767383)

—— 前 言 ——

科学体系是科学发展的产物。早期的科学是从古代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随着人类对客观世界认知的不断深入，科学发现不断增多，科学逐渐分化为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学科，这些学科依据它们的内在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科学体系由此而生。19世纪以来科学的加速发展，研究的专门化和精细化，使学科进一步细化，层次更加深入，科学体系也随之由宏观走向中观和微观。军事后勤学科体系正是在科学体系的不断发展中逐渐显现出来的，它是科学体系微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科学体系微观拓展的必然结果。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研究，是一项重大的后勤基础性研究课题，是发现和揭示军事后勤学科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的基础理论研究，对指导后勤科学研究，把握后勤科学发展方向，完善军事科学体系乃至整个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正确制定后勤科研发展规划，确定后勤科研发展重点，建立科学的后勤科研和人才培养学科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科学体系组成部分的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虽然只是整个科学体系的冰山一角，然而正是它与整体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凸显出我们研究的另一种价值，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小小的窗口，窥探整个科学体系内部结构的秘密，以期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即使不能到达科学的彼岸，也可以为科学结构的后继探索者提供方法上的借鉴和思路参考。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分类思想和局部服从整体的观念，遵循科学体系的普遍规律，广泛借鉴科

学体系理论研究成果，综合运用多种科学研究方法，对军事后勤领域发生的与学科、学科体系有关的各种现象和事实展开专门研究，是一本专门研究学科体系的理论著作。特选的研究对象和尝试性的研究方法，是它匠心独具的特色与风格。特别是关于“学科”四位一体的“领域”概念，学科的胚生、衍生、蘖生、交叉四种生长方式，军事后勤学科的孕育、产生与发展过程及其现代军事后勤学的形成、学科属性、地位和作用，军事后勤学学科体系的立体模型与面性化，军事后勤学科及其学科体系的发展趋势展望等重要研究，构成了它的创新主体，呈现出与众不同的全新思维和独特视角。

全书共十章。第一章，主要阐述学科体系研究的相关概念、军事后勤学科体系研究的重要意义与作用，以及课题的主要研究方法。在对相关概念的探讨中，着重对本研究涉及的有关概念进行了甄别，在总结归纳学术界有关“学科”的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学科”定义进行了探索性创新，并以此作为本书研究问题的重要前提。第二章至第三章，回顾了学科体系研究从知识体系、近代科学体系到现代科学学科体系研究的发展历史，总结提出了学科分类的方法论指导理论。第四章，按照本书的“学科”定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理论，依据学科及其体系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研究了军事后勤学科由古代军事后勤思想、近代军事后勤专业勤务学科，到现代军事后勤学科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五章至第六章，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分类依据，以科学方法论为指导，对“物质运动形式”分类依据进行了微观领域运用研究，揭示了学科类型与物质运动形式和顺序、分支学科与运动层次的对应关系，提出了军事后勤学科分类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些原则，对军事后勤学科进行了分类，构建了军事后勤学学科体系立体模型，并借助图形解剖方法将立体模型平面化，得出学科体系的面性结构模型。第七章至第八章，对科学学科体系与各种应用型学科体系、现代军事后勤学与相关学科的相互关系进

前 言

行了分析与研究。第九章至第十章，展望了学科与学科体系的发展趋势，指出了学科体系研究应把握的问题。

学科体系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现代科学高速发展的今天，学科正处在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新兴学科崛起的浪潮方兴未艾，学科体系也还处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因而我们目前还难以获得对学科体系的清晰认识。同时，学科体系研究需要对科学的整体把握，需要渊博的知识和高层次的理论洞察力，限于作者的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本书只是对军事后勤学科体系进行了一些肤浅的探索性研究，不当甚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书中引用了大量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对为这些成果付出辛勤汗水的作者，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 | |
|----------------------------|---------|
| 前 言 | (1) |
| 第一章 绪 论 | (1) |
| 第一节 “学科”词义探析 | (1) |
| 第二节 学科体系研究的相关概念 | (10) |
| 第三节 学科的生长方式 | (33) |
| 第四节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研究的意义与作用 | (38) |
| 第五节 学科体系研究的主要方法 | (42) |
| 第二章 学科体系研究的历史回眸 | (47) |
| 第一节 古代的知识分类 | (47) |
| 第二节 近代科学分类体系 | (53) |
| 第三节 当代科学学科体系研究 | (71) |
| 第三章 学科分类的方法论指导 | (115) |
| 第一节 学科分类的系统整体观 | (115) |
| 第二节 学科分类的历史发展观 | (117) |
| 第三节 学科分类的运动联系观 | (121) |
| 第四节 学科分类的辩证统一观 | (125) |

| | | |
|------------|-----------------------------------|-------|
| 第四章 | 军事后勤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 (132) |
| 第一节 | 古代军事后勤思想 | (136) |
| 第二节 | 近代军事后勤专业勤务学科的产生 | (141) |
| 第三节 | 现代军事后勤学科的全面发展 | (157) |
| 第四节 | 当代军事后勤学的整体发展与完善 | (169) |
| 第五章 | 军事后勤学科分类的依据与原则 | (178) |
| 第一节 | 学科分类的机理与动因 | (178) |
| 第二节 | 学科分类的客观依据 | (182) |
| 第三节 | 学科分类的基本原则 | (194) |
| 第六章 | 军事后勤学科的分类与体系构成 | (213) |
| 第一节 | 现代军事后勤学科及其分类 | (213) |
| 第二节 |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与模型 | (229) |
| 第三节 | 军事后勤学科目录 | (243) |
| 第七章 | 军事后勤科学学科体系与相关学科体系 | (251) |
| 第一节 | 军事后勤科学学科体系的特点与作用 | (252) |
| 第二节 | 军事后勤科学学科体系与各种应用型 学科体系的关系 | (263) |
| 第八章 | 现代军事后勤学与相关学科 | (282) |
| 第一节 | 现代军事后勤学的基本属性 | (283) |
| 第二节 | 现代军事后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297) |
| 第九章 |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发展趋势展望 | (314) |
| 第一节 | 学科及其结构发展的基本规律 | (314) |
| 第二节 | 军事后勤学科的发展 | (331) |

目 录

| | | |
|-------------|---------------------------------|--------------|
| 第三节 |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的发展 | (340) |
| 第十章 | 军事后勤学科体系研究应把握的问题 | (348) |
| 第一节 | 要重视军事后勤实践对 学科体系研究的牵引作用 | (348) |
| 第二节 | 要正确处理理论研究与学科建设的关系 | (350) |
| 第三节 | 要正确认识学科体系的相对性和 不断发展的关系 | (352) |
| 第四节 | 要重视和强调学科体系对科学研究的 指导作用 | (354) |
| 参考文献 | | (357) |

第一章 绪 论

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任何理论首先必须澄清杂乱的，可以说是混淆不清的概念和观念。只有对名称和概念有了共同的理解，才可能清楚而顺利地研究问题。”这段话，说明概念是研究问题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如此，是由概念对研究的重要性所决定，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① 为了使学科体系研究有一个共同的概念基础，下面我们首先对该研究所涉及的相关概念进行考察和探讨。

第一节 “学科” 词义探析

一、“学科”的几种常见解释

对“学科”一词，因角度不同，在认识和理解上有一些差异。如果通过网络搜索引擎查找包含“学科”字眼的条目，将会使你眼花缭乱，关于“学科”的文章也比比皆是。然而，学科是什么，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研究和探讨学科的基本内涵，辨析学科概念中隐含的语义差别，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十分重要的。考察近年来对学科问题的研究，我们发现，人们对学科概念的认同感是趋于离散的，解释较之以往更多，其理解程度与差异是与所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8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环境、涉猎知识的宽泛程度，以及对事物的抽象研究能力的差异密不可分。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1. 知识门类说

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的学科定义和解释认为，学科是知识发展成熟的产物，是专门化的知识体系，是划分知识或学问的门类，或者说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①。具体而言，即认为学科是由专业人员以独有的领域为对象，按照专门的术语和方法建立起来的概念一致、体系严密、结论可靠的专门化知识体系。^②这一观点是从学科与知识的关系出发解释学科的，其认同度较高，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在互联网上搜索关于“学科”的文章中，这种观点较为普遍。在第十六届世界科学史大会上，罗马尼亚盖奥盖苏等也认为，由经验科学的理论形成科学理论，进而形成具有同种功能的理论族，最后形成科学学科——同功能理论族的联系网。刘发中在《信息唯物论与科学学体论》中，除赞同“理论族的联系网”观点外，还强调实验的地位，“科学学科整个结构除了理论部分，还应有实验部分。后者包括成套的实验技术与大批的实验事实。理论与实验的统一，是一切科学学科存在的基础。”他把学科定义为“以客观世界的特殊化实体与过程为对象的、由种种实验事实与理论构成的知识体系”。^③

2. 科学分支说

以《辞海》对学科的第一种解释为代表，认为学科是“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如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生物学，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教育学等。”^④有学者从学科形式的角度出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142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② 参见万力维：《学科：原指、延指、隐指》，载《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2期。

③ 刘发中：《信息唯物论与科学学体论》，第245~246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④ 《辞海》，第29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发,认为学科是由可观察的客体、客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现象、用来解释现象的定律等三种成分集合的结构,即“一门学科就是一个结构。”^①这类观点,从形态结构出发,强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和知识的科学归属,把学科看成是科学领域知识的分化,以此说明学科与科学的密切联系。还有学者从生产知识、学问研究的角度提出,学科就是指“学问的分支”,即科学的分支或知识的分门别类^②。这种“分支说”观点,其实与知识门类说基本相同,把科学认同为知识的整体,学科则是这些知识分类后的部分。虽然与《辞海》的第一种解释一样,都将学科叙述成“科学的分支”,但二者的内涵显然存在差别,一个是指领域的分支,另一个是指知识的分支。

3. 教学科目说

以《辞海》对学科的第二种解释为代表,认为学科是“教学的科目”^③,学校教学内容的的基本单位。就是说,学科即科目,为教学所设立的科目,是教与学二者在内容上的共同体。这种观点既强调了教与学的关系,又将学科与学校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突出了学科与教学的关系。这类观点与学科的英文解释“subject of instruction”^④(即教学科目)有关,试图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的角度出发,以学科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说明学科在学校教学中的作用。

4. 学科组织说

这种观点是在对教学与科研的实施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认为教学和科研都要由人去做,需要将从事教学与科研的人组织起来才能做好,才能攻克难关,效率才会更高,因而,教学

① 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第23~2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参见胡建雄等:《学科组织创新》,第243~24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③ 《辞海》,第2947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

④ 李振华等:《最新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42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和科研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创造活动，学科就是在某个领域由学者、知识信息及学科资料（学者的生产资料）所组成的实体化了的专门组织，即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机构。学者是学科组织的主体，知识信息是学者活动的对象，学术资料是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物质基础。换句话说，学科是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等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① 这样定义学科，其内涵突出了学者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了人的参与，对知识的生产和学科的自身发展具有更为直接的作用。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就认为任何学科都是一种社会的规范。^② 伯顿·克拉克在其《高等教育系统》中更是清楚地写道：“学科明显是一种联结化学家与化学家、心理学家与心理学家、历史学家与历史学家的专门化组织方式。”学科活动的“共同内容就是知识操作”，而其本身就是“发现、保存、提炼、传授和应用知识”^③。

5. 创新活动说

有学者认为：学科是一种社会活动，^④ 是人们通过交流从事观察、实验、思考等活动的产物，是关于知识的、通过教育代代相传的动态创新活动，学科发展的目标是知识的发现和创新。这类观点倾向于动态理解人与知识创造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创造知识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有学者用发生学的方法来考察学科，认为学科是一种创造活动，是一个集学科精神、学科风格、学科价值、学科内容、学科方法、学科模式、学科素质、学科优势于一

① 参见陆军等：《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的讨论》，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4年第6期。

② 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Discourse on Language》，216-224, New York, Pantheon, 1972。

③ 伯顿·R. 克拉克：《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第33~3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④ 参见刘仲林：《现代交叉科学》，第24~26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身的统一体。^①这两种说法都突出了学科的活动性和创新性,前一种强调创新活动的社会性和历史连续性,后一种则强调活动性和创新性在各个方面的全面体现。

6. 双重形态说

双重形态说是在考察了学科存在形式后提出来的。认为学科具有不同形态的存在方式,从形态上可以将学科区分为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作为知识形态的学科,是一定知识范畴的逻辑体系,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作为组织形态的学科,是由以知识操作为主要任务的学科成员、知识信息和学科物质资料所构成的实体化的专门组织。学科在知识形态上的存在是“形而上”的,是关于知识或教学科目的分类;在组织形态上的存在是“形而下”的,语义上即指大学的基层学术组织,是大学组织的细胞。两种形态表现了学科内涵的二元性,学科是知识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统一。^②据此,有的人进一步提出将学科分为理论形态和实体形态。^③

除此之外,还有学科的创生和发展标准说、学科的主体域说等一些关于学科的其他释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上述这些解释,读起来觉得都有道理,只是立论的角度和取舍的主次不同而已,但总体上都是从不同侧面对学科的正确描述。有争论才有发展,每一个新的观点的提出,都是对以往观点进行了分析的结果。如“双重形态说”的作者宣勇就认为,在他之前学者们探讨学科问题,视角仅限于从学科与知识增长、知识分类的关系来解释学科概念,把学科看成是知识分类体系,这种一元性释义无法满足学科建设的实践要求,在定义学科时应当将学科建设的内容涵盖进去,即用二元视界看待学科:知识形态的学科和组织形态的学科。

① 参见杨天平:《学科概念的沿演与指谓》,载《大学教育科学》2004年第1期。

② 参见宣勇:《论大学学科组织》,载《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2年第5期。

③ 参见金薇吟:《克拉克知识与学科理论发微——试论学科的分化与综合》,载《扬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0期。

二、“学科”词义新探

通过对关于“学科”的各派学说的考察与研究，我们认为，研究学科的定义还是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去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学科的定义也不例外。对学科的认识是随着学科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发展的。这就是说，以往的认识，哪怕是最初的认识，都没有错，都是人们对当时学科存在与发展情况的客观反映。学科在不断发展，认识也在不断进步，是一个随着事物发展不断深入、不断接近客观存在的过程。我们要取得对“学科”本质的认识，还需要从已有的关于学科表象的、各个局部的认识中，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以揭示学科的内在本质。

的确，人类先是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获得了知识，随着知识的逐渐增多和丰富，就有必要对知识进行分类。在西方有记载的最早是柏拉图（Plato，B. C. 428 ~ B. C. 348）理性、物理、伦理等知识的分类。我国古代《周礼·地官·保氏》中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之分，后来有哲学家荀况的“精于道者”和“精于物者”^①的一般知识和具体知识之分，有西汉刘歆（B. C. 60 ~ 23）的“七略”^②之分。尽管对知识的分类有不同学派之争，并随知识的长进和分类研究的深入，分类方法不断改进和科学化，但把每一门类知识当做是一门学科这一点基本是一致的。这就是一直延续下来的知识门类说，并被图书系统广泛接受。教学科目说，主要是从教学角度来理解的，其实与知识门类说大体相同，只不过教学科目说更注重实践。知识门类说着重考虑的是

^① 见《解蔽》。

^② 刘歆将书分为六类，每类为一略，六略之首冠以总目，叫“辑略”，因此总称“七略”。六略中，“六艺略”和“诸子略”是儒家的经书和其他各个学派的著作；“诗赋略”是诗歌文学方面的著作；“兵书略”是军事方面的著作；“数术略”是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方技略”是医药养生方面的著作。

知识的类别，使用则属于另一个问题。教学科目说则不同，不考虑知识的类别有多少，只注重教学需要对知识的分门别类——教学科目，教学需要的某一类知识或者说教学科目，是由教学目的，即培养人才所决定。创新活动说，完全突出了学科的创新性，把学科作为一种创新活动看待。创新是衡量一个学科是否有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一个学科没有创新，就可能会死亡。但创新不一定是学科的全部，所以这种说法有些欠全面。科学分支说是以科学发展为前提的。把科学作为一个整体，科学研究的范围就是科学领域。随着科学发展和研究的深入，产生了科学的分类，把整个科学领域分成若干部分，每个部分就是科学的一个分支，这个分支被认为是一门学科。如果分支之下再分化，就出现了学科的级，如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学科组织说，是基于教学科研实践的组织，强调人的主体地位认识学科的。进行教学和科研，特别是从事现代广泛联系的知识教学和复杂的科学项目研究，都需要群策群力，需要有组织的集体攻关。展开所有的知识教学和各方面的科研攻关，就是一个整体结构的组织体系，而对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就是一个学科。双重形态说，是从学科的表现形态出发认识学科的，试图用形态来统一学科的内涵。其实，学科的形态是它的表现形式，不是它的实质，表现形态也不一定就两种，可能还有更多，我们必须从表现形式中探寻它的实质。双重形态说的提出，是在无法将学科的两形态——知识体系的学科与创造（或获取）知识的劳动组织体系的学科，统一在一个概念之内时而提出的一种综合处理方法。双重形态说虽然看到了学科的两表现形式，比只注重一种形式的“界说”似乎全面一些，看问题的视角已经是二元化了。但这种解释是把“学科”放在不同的空间里考察，即是在不同的体系内的学科，这样两个不同空间的“学科”概念，除了学科二字相同外，其余的就是一码事了。按此推论，随着学科新的表现形态的发现，我们可能会有“三元”、“多元”视角了，在更多的不同体系中我们都可以找

到学科的表现形态。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上述各种定义都不够全面，要取各家之精华，全面地反映学科的内涵和实质，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学科是科学的一个教学与研究领域。”

首先，学科是一个领域，是科学的一个领域。用领域描述学科比较贴切。领域可以是多维的，领域也是可分的。学科领域是科学整体的部分，既可以是整个科学区分出来的某个部分，还可以是由这些部分进行二次区分的部分，即部分中的部分，对应的是一级学科、二级学科。领域的维决定于我们对科学整体的认识。如果我们说科学是立体的，即我们对科学进行立体建模时，那么学科领域也是立体的，因为它是这个立体模型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只建立科学的平面模型，则学科也是平面的。

第二，学科是一个教学与科研的领域。这就是说，学科是科学的某一领域的教学与科研。我们有时候会因进行科学领域开拓的科研的重要地位而忽视知识传授的教学，这有失偏颇。仅说学科是一个科研领域是不够的，因为，就学科活动而言，是由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等活动的总和，创造、融合、应用知识，揭示客观规律，改造世界，是科学研究；传播（递）知识，让更多的人掌握知识，了解和认识世界，拥有科学研究的基础，具备改造世界的能力，扩大科研大军，保持科学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活力，是教学的根本任务。因而教学与科研是学科的两个组成部分，不可偏废。

第三，学科作为教学与科研的领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换句话说，成为一门学科是有条件的，不是所有的领域，或者所有的教学、科研都可以说成是学科。学科的基本条件应该是：

其一，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有时称为特定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是学科领域的核心，决定了领域的边界。从我们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每一门学科对应各自的领域，这是唯一的。唯一性是指它的主体部分，并不是说一门学科与他学科就不可以有一点重